

容齋隨筆

宋

洪邁著

第九冊

進步書局校印

容齋五筆目錄

卷一十九則

天慶諸節

號州兩刺史

狐假虎威

徐章二先生教人

張呂二公文論

郎官非時得對

王安石棄地

雙生以前為兄

風俗通

俗語有出

昏主棄功臣

問故居

唐宰相不歷守令

張釋之柳渾

人臣震主

五經秀才

陶潛去彭澤

羌戎畏服老將

古人字只一言

卷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官階服章

月非望而食

慶善橋

西漢以來加官

呂望非熊

唐曹因墓銘

唐史省文之失

李德裕論命令

漢武唐德宗

諸公論唐肅宗

孫馬二公所言

元微之詩

諫繚紱戲龍羅

詳正學士

卷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瀛莫間二禽

士大夫避父祖諱

元正父子忠死

蕭穎士風節

石尤風

江楓雨菊

開元宮嬪

相里造

先公詩詞

州縣名同

三衙軍制

歐陽公勳封贈典

嘉祐四真

五方老人祝聖壽

卷四九則

作詩旨意

平王之孫

毛詩語助

東坡文章不可學

韓文稱名

棘寺棘卿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近世文物之殊

卷五十五則

庾公之斯

萬事不可過

致仕官上壽

桃花笑春風

嚴先生祠堂記

大言誤國

宗室覃恩免解

唐書載韓柳大

冥靈社首鳳

左傳州郡

貧富習常

唐用宰相

史記簡妙處

玉津園喜晴詩

號巨賀蘭

卷六十二則

鄱陽七談

經解之名

卜筮不敬

糖霜譜

李彥遷守陝

姦雄疾勝己者

俗語放錢

漢書多叙谷永

玉堂殿閣

漢武帝喜殺人者

知人之難

館職遷除

卷七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蘊古大寶歲

國初文籍

叙西漢郊祀天地

騫騫二字義訓

書鍾信陵事

貢禹朱暉晚達

琵琶行海棠詩

東坡不隨人後

元白習制科

門生門下見門生

韓蘇杜公叙馬

風災霜旱

卷八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天將富此翁

白公說俸祿

白居易出位

醉翁亭記酒經

白公感石

禮部韻略非理

唐臣乞贈祖

承習用經語誤

長慶表章

元白制科

八種經典

卷九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不能忘情吟

擒鬼章祝文

歐公送慧勤詩

妻蛇字之變

東不可名國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何恙不已

兩漢用人人元元字

韓公潮州表

燕賞逢知己

端午貼子詞

卷十十二則

宸公問社

絕句詩不貫穿

農父田翁詩

衛宣公二子

謂端為匹

唐人草堂詩句

公穀解經書日

柳應辰押字

唐堯無後

斯須之歌

丙午丁未

祖宗命相

容齋五筆目錄終

容齋五筆卷第一十九則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為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為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號州兩刺史

唐韓休為號州刺史，號於東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舅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城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為號州刺史，奏言號有官系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號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謗有狐假虎威之語。維子來叩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具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謗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處士章譽隱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為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復。攬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

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於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為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

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為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數者。司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深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制不可詳知。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安石棄地

熙寧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為界。詔詢于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為不可。王安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擬撥與之。往時界於黃鬼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棄慶厓中虜求關南十縣。朝廷方以西夏為慮。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輕弃疆場。設

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實無詞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為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光曰昔殷王祖申一產二子以卯日生器以巳日生良則以器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器亦當為弟矣許莊公一產一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此最可證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敘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郗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木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鄒熙弘農太守移良

南郡太守為昆酒泉太守頗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字下云攤捕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簷簷廣韻唐字下云符簷竹簷也采帛鋪謂翦截之餘曰幌子幌一惟切注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拈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為蒲此說不然

昏主棄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為齊而襄王聽幸臣九子之譖單幾不免秦苻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謝安卻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安不能立於朝廷之上桓溫伐慕容暉暉兵屢挫議欲奔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慕容評之毀垂竄身苻氏國隨以亡宋泚據京師德宗播遷奉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堅壁竟平大難而德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

於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真可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握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為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灤西果園詩云。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園念攜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淒然。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均皆稱英宰然考其履歷皆未嘗為刺史守令綰初補太子正字擢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郎國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調壽安尉歷藩府判官入為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裳初佐朔方府入為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藩佐東都徐州府入為秘書郎郎中給事中拜相均由美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為隘矣

張釋之柳渾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唐柳渾為相王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銖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妻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啟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為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為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為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宣帝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栗太子。由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以無罪殺之。謝安卻苻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功名既盛。險譎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疎忌。又信會稽王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為相。數彊諫。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引高頴入府。頴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為相。二十年。朝臣莫與為比。頴自以為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積為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譖。帝欲成其罪。既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頴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於煬帝。竟以冤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為天下安危。權任既重。功名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為之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帝。

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五經秀才

唐楊綰為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為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為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出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已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羌戎畏服老將